

生命中的那一束光

邹乐乐



在年货街的热闹氛围中,我沉浸于这种充满生机的人间烟火气。讨价还价的人们、大声吆喝的商贩,还有那些放着音乐的摊位,好一派热闹的景象。走过这一条年货街,吃的用的都已备齐。人们逛一圈提着大包小包走出年货街,渐渐消失在热闹的街头,仿佛是一颗颗珍珠轻轻滑落在巨大的玉盘上,回归宁静。

在热闹繁华的年货街中,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摊位。摊主是位老婆婆,她的神态令我忆起已离世三年的奶奶。她身着厚实的棉衣,头戴蓝色的帽子,坐在凳子上,专心地整理着面前的青菜。目测只有一二十斤的青

菜,在熙攘的人群中,显得格外稀少,但并不影响老婆婆那泛着光的笑容。我凝视着老婆婆那如老树皮般粗糙的手,心中泛起阵阵涟漪。那双手,无疑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和辛勤的劳作,指缝间或许还残留着泥土的痕迹。

我情不自禁地想要靠近她,紧握住她那双沧桑的手,告诉她那份与奶奶相似的容貌所带来的思念。那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情感纽带,让我深感温暖而又不禁泪目。

然而,我只是静静地站在远处,默默地关注着她。让这份特殊的情感,如一股暖流在我心中缓缓流淌。

我想告诉她,我的奶奶曾经拥有着柳叶眉和单凤眼,是一位内心充满善良和纯朴的姑娘。她受过私塾教育,能够书写流利的文字,她的童年充满了幸福与快乐。然而,生活的玩笑却在

她26岁时降临,她开始了守寡的生活。从此,她独自抚养两个男孩,历经半生的颠沛流离和坎坷曲折。尽管生活中充满了无奈,但奶奶却凭借自己的勤劳和坚韧,成功地将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
此刻,我的眼眶中泪水打转,内心涌起一股酸楚和涨满的感觉,如同泉水一般。如果奶奶还在世,我多想再陪她共度一个温馨的春节。我会为她烹饪一顿丰盛的年夜饭,和她一起看春晚,听她讲述过去的故事。我会陪她散步,感受冬日的暖阳,和她一起度过一个平静而美好的时光。我会尽我所能,让奶奶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孙辈的关爱。

我会陪她坐在太阳底下,让她讲讲她经历过的事。我会认真地听着,还要拿一个笔记本随时记着,仿佛在访问一个著名的学者。我会问她,当时她为什么不裹脚?爷爷有没有让她受过气?爷爷给她写的信还在不在?记不记得最早的一封信上,爷爷是怎么称呼她的?爷爷走后,她是如何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的?过年没粮食了,她是如何跟别人乘坐火车,去背粮食的?在背粮食回来时,与一同去的人走散后,她怕吗?最怕的是什么?

……我要问清她所见所闻的每件事,她受了哪些委屈,哭过多少个日子,是什么力量让她坚持到四世同堂的。

如果她还在,我愿意陪她去逛年货节。给她穿上红红的外衣,带上一顶加绒加厚的紫色兔毛帽子。脸上涂上专门买的绵羊油,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按摩按摩。按摩到嘴角处,把皮肤往上提拉一下,提拉至颧骨处。眉头上的横纹也拉伸拉伸,拉到太阳穴处按压。

再倒出绵羊油,去按摩那双曾经辛苦万分、骨瘦如柴而今像干树皮一样的双手。轻轻揉搓着每个关节,拉伸。为她买来不同颜色的指节油,让她选一款喜欢的颜色。坐在有阳光的地方,给她涂上漂亮的指节油。

涂完指甲后,就带她去尝年货街的小吃。告诉摊主,做的更烂一些,因为老人家的牙口不如以前,烂一些帮助咀嚼。

一路上,我都会拉着她的手,慢慢地陪着她走,听她讲以前的风俗习惯。我会给她讲现在流行什么,如果她听不清楚,我会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她,直到她听清楚为止。

我们会从年货街这头走向那头,200米的路,走上半个小时也可以,只要能陪着她。

“砰”一声炮响,把我的思绪又拉回了年货街。眼前的老婆婆菜摊前已经围了两个中年妇女。她们准备清空老婆婆自己种的青菜,让老婆婆再便宜一些。老婆婆用那双粗糙的手给两人各装了一袋,笑着说:“中,自己种的菜,自己做主。”

最终,我决定不去打扰她。我怕我的冒昧举动会打破那份来自老婆婆的恬静和笑容。那个微笑,纯净而温暖,仿佛能穿越时光,回到我奶奶的怀抱。那个微笑,如同初升的阳光,洒在我的心田,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温暖和人性的纯真。还很得意地说:“我妈妈真棒,我妈妈也跟书里的超人妈妈一样会做饭,我妈妈现在也是超人妈妈了。”

在孩子纯真的世界里,妈妈做什么她都觉得是最好的,她永远都是最捧场的一个。我宁愿少赚点,花更多时间去陪伴她,与她共同创造幸福的回忆,因为这些都是无价的。

归乡的绿皮火车

李琳



我们踏上了归乡的路。学校在长清大学城,到济南站需要一个小时的行程,车票是8点11分,我们不到六点就出发去赶公交车,没想到提前半个小时就检票了。那个时候,济南火车站还没有翻新,候车厅很是拥挤,几乎到了摩肩接踵的程度。

在候车大厅排队的时候,我听到一个姑娘说她的家在新疆,只买到了站票,票上写着全程时间:1天23小时。有人惊呼:“那你岂不是只能站一路?”姑娘笑着说:“会有好心人让坐,我可以坐几个小时的。”但她的脸色马上又变得黯淡,遗憾地说:“还有同学连坐票都没买到……”我在她脸上读到了“知足”二字。

队伍移动的距离还没有几米的时候,我们开始着急了。

原来,虽然只有两队,但是队伍的前面是一个“S形”的取票通道,加之很多学生插队,前进速度便很慢。排到我们时,太阳都快落山了。说时迟,那时快,乐乐他们几个高个子男生挤不过去,几个人“手起人落”,就把当年还很瘦弱的我送到“S”形的前端,我一口气把大家的几张票都取了。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,我记得回校的时候,风都是甜的。

队伍移动的距离还没有几米的时候,我们开始着急了。

原来,虽然只有两队,但是队伍的前面是一个“S形”的取票通道,加之很多学生插队,前进速度便很慢。排到我们时,太阳都快落山了。说时迟,那时快,乐乐他们几个高个子男生挤不过去,几个人“手起人落”,就把当年还很瘦弱的我送到“S”形的前端,我一口气把大家的几张票都取了。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,我记得回校的时候,风都是甜的。

盼望着,终于考完了所有科目,

队伍像“贪吃蛇”一样蜿蜒前行,并排的好几支队伍,到了检票口会自发地形成一条队伍,有条不紊地快速通过闸机。我对检票的小姐姐抬头笑,她满脸疲惫,回应我甜甜的笑容,我从她的笑容里看到了“敬业”。

从没坐过绿皮火车的兴奋,仿佛一个不受拘束的孩子般快乐。拉杆箱的轮子快速划过地面,

前面的人指着更前面的位置说:“我的在那里,过不去。”就这样,等我们排到座位的时候,火车已过了泰山站,距离发车已经过去一个小时。但大家没有急躁,走一步,再走一步,直到走到自己的座位。

不过,这一切都不是问题,坐绿皮火车还是开心满满。我走到了自己的座位,却面临着新难题,行李架是满的,座位下面也没有空间,甚至面前的小桌上都已经放了一只拉杆箱……而我们需要带着行李坐下,不然后面的同学没法向前走。乐乐把我俩的拉杆箱摆在一起,放在小桌上,我们坐下后,面前就是三只拉杆箱。其实只要不向前方看,车窗外都是风景。就这样,我们挤上了绿皮火车,回家的路漫长且安心。

我找到自己的车厢,等乘务员再查一遍票,就可以上火车了。济南是高站台,站台和火车齐平,加上踏板,行李箱可以很顺畅地拉上去。上了火车,整车厢都是人。确切地说,除了行李,都是人。每个人都有大行李箱,在火车的过道里,缓慢移动着。

我还没走到自己的座位,火车就开了。火车摩擦着铁轨,咣当咣当,离站台越来越远。我对前面的人说:“请让一让,我的座位在前面。”

